

我们说“在疲劳的时候泡澡是很美的”的时候,无疑就是这样。这层意义上的美,显然不是我们学科的对象。美有时指道德意义上的善,显然也不是我们学科的对象。

在无数情况下,当我们需要表达正面的感觉(身体的)和同情的意见(思想的)之时,“美”就是一个合用的措词。在这些情况下,维特根斯坦认为我们不说“美”,只是摸着肚子微笑着感叹“啊”,表达的意思也是一样的。这种理解下的“美”,显然不是我们学科的对象。

基于一种传统的术语法,我们确实用“美”这个字眼来表达艺术的本质;但是,由于在艺术品中,既有美的形象,也有丑的形象,还有平淡的形象,那么用“美”这个术语来表达艺术的本质就明显不恰当了。因此,“美”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术语,我们的学科应该废弃它。

第三,美是这样,那么作为“美的感觉”简称的美感这个术语必定一样地不适用于我们的学科。但是,“美感”也可能是“审美感情”的简称。那么,什么是审美呢?

第四,无论如何不可把审美和“美”(已经在上文的分析中被否定了)混为一谈。“审美”并不是比“艺术”更抽象的概念;毋宁说“审美”和“艺术”是用不同术语表达的同一个概念。因此,我们可以舍弃“审美”,而保留“艺术”;或者保留这两个术语,但务必记住它们是同义词。

第五,对我们的学科即美学或称艺术哲学而言,积极的概念和术语就只剩下艺术(或称审美)。“什么是艺术”这一问题是艺术哲学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大体解释了艺术表示的是我们非现实的经验,或称“意象”或称“假象”。

如果我们这番分析是站得住脚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于“艺术及其相关的经验上”。抛弃了“美、美感、审美”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术语和概念,非但不可怕;它们的存在才是可怕的,因为美学家们无法

用这些糊涂概念进行有效的交流和批评。在我看来,我们的学科之所以陷入目前这种混乱而无望的泥沼中,概念的含糊不清,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分析哲学毕竟是有道理的:概念不清晰,就不可指望用它们来建立命题、解释疑难,它们只能制造伪问题,并耗费我们的精力。当然,我无意于暗示分析美学是万能的;分析美学其实不是一个美学流派,而是为“确保概念精确、推理合乎逻辑”的一种强有力的思想工具而已,而且特别适合于引入课堂,作为对学生的训练手段。

可是,离开了这些被使用了好久也不奏效的术语,我们如何探讨“艺术及其相关经验”呢?我相信存在更有解释力的概念和术语,如:想象、创造、虚拟、佯信、隐喻、非现实、意象、假象、意境、童心、拟人、移情、投射,以及非功利和无目的,等等。

参考文献:

- [1] Edmund Burk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 (1757) [M]. Baltimore: University Notre Dame Press, 1958.
- [2] 蒋孔阳.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卷)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8.
- [3] [英] 威廉·毛姆. 毛姆随想录 [M]. 俞亢咏, 译.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2.
- [4] 朱狄. 当代西方艺术哲学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 [5] [德] 康德. 判定力批判 [M]. 邓晓芒,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6] Thomas Munro. Art Education: Its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M]. New York: The Liberal Arts Press, 1956.
- [7] [德] 黑格尔. 美学(第一卷) [M]. 朱光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美·审美·艺术 ——与王祖哲先生对话

郭勇健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山东大学的美学家王祖哲先生的大作《概念分析: 快感、美、美感、审美与艺术——兼论美学即是艺术哲学》(以下简称“《概念分析》”)是一篇颇具分析美学风格的论文,文中逐一审视传统美学中最重要的五个概念,即“快感、美、美感、审美、艺术”,分析颇为深入,读来大为受益。自然,世上并无完美无缺的论文。若要挑剔一番,对

于《概念分析》一文,我略有异议的是,通篇都是把“美”视为一种生理学的“快感”或心理学的愉悦,而从未把“美”作为价值来对待,从而也没有把“审美”经验视为对审美价值的领会与享受。由此带来的一些观点,如把快感、美和美感全部放逐出美学领域的观点,把审美与艺术完全等同,并进而将美学与艺术哲学完全等同的观点,我以为

收稿日期: 2010-04-26

作者简介: 郭勇健(1973-),男,福建福清人,副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后。

都显得过于彻底,未必十分合理。因此,希望借此文贡献一些个人心得,向王祖哲先生请教。

—

首先需要交待一下我的基本立场。我并完全赞成那个源自黑格尔的命题“美学就是艺术哲学”,但我认为艺术哲学确实是美学的根本与核心。既然是“根本与核心”,那么两者就不具有“等同”的关系。这好比说,“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根本与核心”,但正因如此,中国传统思想≠儒家思想。通常,我并不反对美学即艺术哲学之说,这是出于现实的与功利的考虑。把美学视为艺术哲学,会带来一些有益的后果。试举两例如下:

1. 不会把美学研究变成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艺术是一种文化形式,美学家当然也可以介入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但是若把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视为美学,那就不太妥当了。昆虫是动物,可我们不能说动物学家就是昆虫学家。然而,这种从美学向文化哲学的转换,似乎已成全球性的趋势了。国际美学学会主席海因茨·佩茨沃德有一篇《美学与文化哲学,或作为文化哲学的美学》,文中主张把美学“重构为文化哲学的美学”:“我们必须努力建构超越美学的美学。我们亟需把美学重置于更加广阔的文化哲学的视角之中。如此一来,我们就能进一步丰富和扩展我们对艺术的理解。我所辩护的观点是使得我们能够把艺术理解成作为整体的文化中的某种生成力量。”^{[1] [P62]} 引号里的文字可以一分为三。第三句是我极赞赏的,照我看,艺术正是“整体的文化中的某种生成力量”。第二句我愿意有条件地赞同。“把美学重置于更加广阔的文化哲学的视角之中”,这是应该的,但我以为,自美学成立以来,但凡取得突出成就的美学大家其实都是这么做的,又何必“重置”?第一句却令人有些疑惑了。“努力建构超越美学的美学”,这是什么意思?它会带来什么后果?有两种后果:可能开创美学的新局面,但也可能取消美学。80年代中国的“美学热”过去之后,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许多美学学者纷纷转向文化哲学和文化批评。这到底是美学本身的进展,还是由于美学研究裹足不前了,干脆“别立新宗”?我想是很难说的。但是,假如坚守“美学就是艺术哲学”的立场,这种疏离美学“别立新宗”的潜在威胁便不复存在。

2. 如果把美学当作艺术哲学,我们就不可能将美学无限地扩大开来。比如,可以剔除“社会美”之类的古怪“范畴”。中国美学家中最早发明“社会美”这个语词的,大概是蔡仪先生。蔡仪《新美学》写道“我们在这里提出社会美这个东西,是过去的美学家及艺术理论家都没有明白地论及过的。这名词对于一般的读者恐怕是陌生的,而对于观念论的美学家及艺术理论家恐怕是觉得很奇怪吧!因为他们认为美不是客观的,更和他们所谓混杂的污浊的社会这东西是毫无因缘的。但是社会美实是美的重要的一个范畴,若不明白社会美,就不能认识客观的美的主要部分,也就不能理解艺术美的主要根

源。”^{[2] [P347]} 的确,在西方美学论著中,我从来不曾发现“社会美”这个说法。蔡仪是如何构造出这个“范畴”的呢?想来是由于他认为“客观存在”包含自然与社会,在美学中既有了“自然美”,则理应还有与之对应的“社会美”。所以这个“范畴”纯粹是闭门造车、抽象思辨的产物。但是,“社会美”纯属子虚乌有,而且就连作为“范畴”也不成立。“社会美”这个词的性质,相当于“绿色的精神”,精神怎么会是绿色的呢?遗憾的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在中国的美学教科书上还是不断看到这个词。

总之,出于功利主义的考虑,出于对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现状的“忧思”,出于“矫枉过正”的动机,我愿意认同“美学=艺术哲学”。我以为这样一来,就能够将美学研究的注意力汇聚于美学本身,从而,比方说,期盼已久的“艺术本体论”、“文学本体论”才有可能真正建立起来。内在于这个立场,我乐意将王祖哲引为同道。但是,在逻辑上与学理上,我以为艺术哲学仅是美学的核心和根本,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起来。为要说明这一观点,就需要分析美、审美与艺术这三个概念。

二

王祖哲的《概念分析》,一共分析了五个概念,从“快感”入手,这显然是经过一番筹划的。在对“快感”概念的分析中,他就已“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他把“快感”视为生理学的概念,并为“快感”下了定义:“快感是伴随着我们的生理需要在得到满足的时候而产生的一种经验。”定义既已做出,判断和推理便随之而来:“生理学的快感必定起于身体的需要,而和美学相关的那种非生理学的愉快与身体的需要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就是说,快感其实与美学并无关系,以往的美学家,在康德美学的基础上,本来理应轻而易举地区分美感与一般快感,将快感放逐出美学之国,然而,“在美学文本中,快感往往被从前门扔了出去,却披上‘美’或者‘审美’的伪装,被从后门捡了回来”。从这个思路及观点简介可以看出,通过批判快感、驱逐快感,就能打击作为快感之“伪装”的美或审美,至少可以将“美”逐出美学。

但是,第一,快感肯定不只是生理学的概念,它还是心理学的概念。实际上,在20世纪初,“快感”正是心理学美学用得最频繁的一个概念。我们固然可以说,美感确实不等于一般的快感,但审美对象引起愉悦,这应当是不刊之论。既然如此,我们不可以对“快感”“一视同仁”,一概否定。第二,审美愉悦是不是必定属于“非生理学的愉快”?是不是“与身体的需要没有直接关系”?我对后一个问题持肯定态度,因为它就是康德所说的审美判断的“无利害而生愉快”。但对前一个问题持保留态度。朱光潜先生提到领悟文学的声音节奏时说“普通人以为这要耳朵灵敏,因为声音要用耳朵听才生感觉。就我个人经验来说,耳朵固然要紧,但是还不如周身筋肉。我读音调铿锵、节奏流畅的文章,周身筋肉仿佛作同样有节奏的运动:紧张,或是舒缓,都产生出极愉快的感觉。”^{[3] [P65]} 这

种“极愉快的感觉”显然是“生理学的愉快”,但若要使它根本不是审美愉悦,那恐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第三,在“快感”的概念分析部分,我同意王祖哲的这个观点“快感不见得是生理性质的,也可能是心理性质的,比方说,复仇会使人产生快感。这种快感的原因无论是什么,却必定是现实的,它与一部小说(如《基督山伯爵》)可能使我们产生的愉快不属于一个范畴;奥赛罗的痛苦与嫉妒同样使我们产生艺术品通常使我们产生的那种独特的愉快。”就是说,生理快感的原因必是现实的,而审美愉悦可以由非现实的境界引起。这很有道理。审美对象确实具有非现实性,英加登、萨特等现象学美学家早已提供了充分的证明。但是,这个观点不是与前面对“快感”的定义相矛盾吗?再说,这一点并不足以使我们把快感排除于美学之外。

快感不能排除于美学之外,也就是美不能排除于美学之外,因为王祖哲把“美”与快感直接等同起来了。他说“最能刺激我们食欲的那个对象,叫做‘美食’;最能满足我们的性欲的那个对象叫做‘美人’。这就是说,与我们的那种被叫做‘快感’的经验相对应的外在对象,就是‘美的’对象。”之所以公然把美等同于快感,主要是由于背后有着强大的支撑,那就是分析哲学大师维特根斯坦说过的一句话“像‘美好的’、‘优美的’,等等……最初是作为感叹词来使用的。如果我不说‘这是优美的’,只说‘啊!’并露出微笑,或者只摸摸我的肚子,这又有什么两样呢?”^{[4][P82]}曾有人评论维特根斯坦的这句话,说是对美学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导致“美学的取消主义”。我也只愿视之为维特根斯坦玩的一次语言“游戏”,以为不必当真。不错,美可以是感叹词,表示主观的心理状态,甚至只表示某种生理状态,可是不知为何,维特根斯坦居然忘了,美还可以是形容词,还可以是名词。这至少要招致“不严谨”的批评,而一种从如此不严谨的前提得出的断言,岂能当真?当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追问“美本身”时,他肯定不是在追问一种可以让他“露出微笑”的心理状态或生理状态。“美本身”是一个名称,正是由于柏拉图发明了这个名称(概念),并提出“美是什么”的问题,才使美学成为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当维特根斯坦试图取消“美”这个概念时,他确实在无意中(甚至有意地)呼吁取消美学这一学科。

回到王祖哲的观点。我有点质疑。第一,“美人”是“最能满足我们的性欲的那个对象”吗?我以为不然。满足性欲未必需要“美人”,极而言之,满足性欲甚至可以跟对象美不美毫无关系。在《红楼梦》里,最美的“美人”当属林黛玉、史湘云、薛宝琴、晴雯,可是贾宝玉偏偏在袭人、在“淫丧天香楼”的秦可卿身上满足性欲。性欲充其量是审美的生理基础,然而真正的审美恰好是在超越了这一基础方才现身来临,萨特说得有理“一位女人的绝代之美打消了我们获取她的欲念。实际上,当我们为之倾倒的这个不实在的‘女性’出现在我们的物质占有的现

实水准上时,我们是不可能使自己的态度同时处于审美水平之上的。如果想占有她,我们就必须忘记她是美的,因为肉欲是向存在的核心的跌落,向最偶然的、最荒诞的领域的跌落。”^{[5][P144]}王祖哲还说“实际上我们以‘美’、‘漂亮’、‘帅’、‘俊’、‘酷’等形容词来描述一个人的时候,都是在以不同的委婉方式说那个人‘性感’或者‘有性的吸引力’而已。”这个看法,也许是受叔本华性爱形而上学的影响,也许是受毛姆通俗哲学的影响,但是,上引萨特之言论已足以驳斥这个看法。再者,王祖哲也承认审美对象是非现实对象,那么,把对象视为性欲的对象,这还是“非现实的对象”么?

第二,“美人”果然和“美食”一样吗?“美食”之“美”与“美人”之“美”字眼相同,但意义显然不同,强作比方,这就像“气韵生动”的“气”与“空气”的“气”大相径庭。当然,只要能把气韵生动的“气”理解为空气,理解为风,那么我们不妨说那些衣带飘举的人物画已经实现了气韵生动,同样,只要把“美”还原为心理快感与生理快感,那确实可以等同美食之美与美人之美。但是我恰好认为,关于美的这种还原论是不成立的。美并不是一种心理的或生理的事实,而是一种价值。

除了快感意义上的美,王祖哲还承认一种“日常语言意义的美”,但他认为这种美多半是指“善”,与美学之“美”是两回事。王祖哲质疑道“既然‘美学意义上的美’和‘日常语言中的美’少有共同之处,那么美学家为什么不效法弗洛伊德和遗传学家杜撰术语,却偏偏借用日常语言中的‘美’这个词语呢?”本着“奥卡姆剃刀”的原则,岂非可以将“美”字一笔勾销?实际上也确实如此,他建议“美学完全可以废除‘美’这个术语,而以‘审美’和‘艺术’取代之”。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审美和艺术到底是怎么回事。

三

在《概念分析》中,我无条件赞成的一个观点就是,不能把“审美”和“美”混为一谈。同时我也赞成,“审美”并非“艺术”的上位概念。但是,由于致思的方向有异,相同的前提却推出不同的结论来。王祖哲抛出这两个观点,是为了证明审美和艺术就是一回事。“‘水果’确实是比‘苹果’更抽象的概念,但是我们却不能说‘审美’是比‘艺术’更抽象的概念,这是因为自然物使人产生的‘审美经验’和艺术品使人产生的‘审美经验’是同一类经验。”“在美学上真正具有积极意义的概念,不是‘快感、美、美感’,而是‘审美和艺术’,而‘审美和艺术’其实是一个概念。”“它们是用两个不同术语表达同一个概念,换言之,这两个术语是同义词。这将诱使我们说:自然的审美对象是‘自然的艺术品’,而艺术品是‘人造的审美对象’。”因为审美=艺术,所以美学=艺术哲学。

但在我看来,审美是不等于艺术的。“审美”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有三个常见的属于审美的相关概念,即审美对象、审美经验、审美价值。首先是“审美对象”。李泽厚

在《美学四讲》中认为,“美”这个词语有三种含义:(1)“感官愉快的强形式”; (2)“伦理判断的弱形式”; (3)“专指审美对象”^{[6] (P470)}。这三种含义王祖哲都在文中分析出来了,第一种相当于“快感”,第二种相当于“善”(日常语言中的“美”),第三种相当于“艺术作品”。王祖哲抛掉了“快感”,再抛掉“善”,于是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把李泽厚话语中的“审美对象”等同于“艺术作品”,究竟能否如此,且待下文推敲。第二个相关概念“审美经验”,大致相当于王祖哲兄分析的“美感”。在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中,“美感”就是“审美”,“美感经验”就是“审美经验”,晚年朱光潜为《文艺心理学》第一章所加“补注”云“西文中的 aesthetic 在我早期的论著中,都译作‘美感’,后来改译‘审美’。后者较妥。”^{[7] (P19)}在《概念分析》中,“美感”是五个概念中最不受看重的概念,王祖哲认为“它似乎直接从我们已经分析过的‘美’这个术语转化来的,却简直是翻译所造成的误解以及汉语构词法的模糊性结合起来的产物。”它被析为两个概念:美的感觉与美的情感。“但如何理解‘审美感情’呢?见下一节对‘审美’的分析。”可见王祖哲也是把“美感”折算为“审美”的。但是,审美的第三个相关概念“审美价值”在《概念分析》中却从未一见。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审美价值实际上也就是“作为价值的‘美’”,既然王祖哲已然把“美”当做脏水泼掉了,那又怎能将“审美价值”再捡回来?

可是,完全不考虑审美价值的美学,只能是不完全的美学。美学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与康德有莫大的关系。康德发现在真和善之外还有一种未被研究的价值,就是美(康德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研究美这一价值的)。有的美学家甚至认为,美学就只能是价值论的美学。例如桑塔耶纳说“美的哲学是一种价值学说。”^{[8] (P10)}莫里茨·盖格尔也强调美学的研究对象是审美价值“美学是关于审美价值的科学。”^{[9] (P36)}当然,把价值论美学当做美学的全部也未必妥当,因为历史上的哲学美学共有三种形态,即本体论美学、认识论美学和价值论美学。但是,完全忽视了审美价值的美学,肯定是很成问题的。

既然审美的相关概念有三个,那么,如要论证审美=艺术,那就要分三步走:(1)证明审美对象=艺术作品;(2)证明审美经验=艺术经验(艺术创作经验与艺术接受经验);(3)证明审美价值=艺术价值。李泽厚《美学四讲》曾说“什么是艺术作品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便是艺术与审美、艺术作品与审美对象是不是一回事。”^{[6] (P549)}这“另一个问题”对于“兼论美学是艺术哲学”的论文,实为至关重要的第一问题。在《概念分析》中,王祖哲提到了艺术经验与审美经验的近似乃至等同,并且用一句话把审美对象与艺术品等同起来“无论自然的审美对象,还是艺术品,都是这样一个对象:在我们的意识中,它既具有一个物质的方面,也具有一个‘意向性’的方面,因此‘审美’和‘艺术’是完全同等的概念。”这种论证

是不充分的——仅走了两步,而且这两步本身也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依我看,审美对象不完全等同于艺术作品,审美经验不完全等同于艺术经验,审美价值不完全等同于艺术价值。三者之中,艺术经验确实最接近审美经验(与审美经验接近的是艺术接受经验,而不是艺术创作经验),它们大致属于“一类”^①,可以暂且不论,下面专看审美对象与审美价值。

艺术作品与审美对象能否视为一物?王祖哲认为可以,主要的论证是,我们对自然的审美实际上是当场为自己创造了一件艺术作品,反之,一件艺术作品总要依托于物理媒介而存在,物理媒介属于“自然物”,因此,“自然美”与“艺术美”并无本质的区别。但是,光提供这样的论证还不够。因为“审美对象”不只是自然审美对象,更重要的是艺术作品的审美对象。艺术作品并非现成的审美对象,而只是可能的、潜在的审美对象。一件艺术品可以被当作商品或礼物,这时它并非审美对象。在《文艺评论的实验》中,C·S·路易斯区分了对文学作品的“使用”与“接受”:当我们使用文学作品时,它并不是审美对象。按照现象学美学家英加登的观点,审美对象是在艺术作品的基础上,通过接受者意向行为的激活而构造出来的意向对象。照英加登看,艺术作品是本体论的存在,审美对象则是现象学(认识论)的存在。至于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关系,也有虽微妙却深刻的差别。尽管莫里茨·盖格尔认为“‘审美’价值也应当毫无保留地被理解为‘艺术’价值。”^{[9] (P5)}但是英加登的看法可能更有道理:艺术价值只能以潜在和抽象的方式存在,唯有当它被充实,具有直观明见性时,才是审美价值。

现在可以回答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赞同王祖哲的观点,“审美”并不是“艺术”的上位概念?这并不是要使审美与艺术处于“平级”乃至混同,而是为了得出一个看法:美和审美必须通过艺术而存在、必须通过艺术获得解释。

四

美、审美与艺术,这是西方美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三个概念。这三个概念实际上代表着西方美学史的三个阶段。在古希腊,美是中心,艺术通过美得到解释,柏拉图美学为这种美学的代表。在近代欧洲,审美的研究取代了美的研究的中心地位,美和艺术都要通过审美得到解释,康德美学是这种美学的代表。在20世纪,艺术是美学研究的中心,美和审美都需要通过艺术得到解释。尽管美学之旅经历了这三大阶段,最终到达了以艺术为中心的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和审美被永久性地剥夺了美学王国的居住权。美和审美,它们至今仍然存在于美学之中,仍然是美学研究的对象,只是它们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

“美—审美—艺术”既是历史,也是逻辑。以往的美学家都认为,美先于艺术,美是艺术的目标,艺术就是美的创造。就连主张美学等同于艺术哲学的黑格尔也还是

①也只是“大致同属一类”。卡西尔在《人论》中就强调对自然对象的审美经验与对艺术作品的审美经验的差别。

这么看。按照这种传统观念 (1) 艺术的本质决定于美的本质,对艺术的理解取决于对美的理解:解释了美,也就顺势或附带地解释了艺术;(2) 艺术哲学只能是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只能是一个从属部分,即关于“美的创造”的那一部分。蔡仪《新美学》如是说“美学的全领域的三个方面,美的存在、美的认识和美的创造,三者的相互关系,第一是美的存在——客观的美,第二是美的认识——美感,第三是美的创造——艺术。”^{[2] [P205]}在当时,蔡仪的这个美学体系的设想是开拓性的,也是规范性的。蔡仪之后,绝大多数中国美学家都按照这种方式安排一个美学体系的结构。按照这种美学体系的规划,美学的领域三分天下,艺术哲学仅占其一,既如此,主张美学就是艺术哲学,岂不是太狭隘了吗?不仅如此,以前我们认定,艺术的本质决定于美的本质,在解决艺术问题之前必须先解决美的问题,就像脱袜子之前必先脱鞋,按部就班,顺理成章,难道我们竟有可能先脱袜子再脱鞋?

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偏见罢了。20 世纪的批评家和艺术家纷纷起来反抗这种偏见,纷纷强调艺术并不以美为目的,“艺术不美”。但是,艺术家的这种反抗基本上是否定性的。哲学美学家则提出了建设性的方案。自克罗齐以来的现代美学的一个标志就是,放弃了从美和审美来解释艺术的传统思路,转而从艺术来解释美和审美。新黑格尔主义者克罗齐,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符号论者苏珊·朗格,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现象学家英加登,实用主义者杜威,分析美学家比厄斯利,等等,都是如此。举例来说,克罗齐以表现(或直觉)界定艺术,然后为美下定义:“成功的表现”就是美。

海德格尔先以真理界定艺术,然后为美下定义:“艺术是真理之自行设置入作品。”^{[10] [P61]}“当真理自行设置入作品,它便显现出来。这种显现(Erscheinen)——作为在作品中的真理的这一存在和作为作品——就是美。”^{[10] [P65]}他们都没有放弃“美”的概念。总之,传统美学的“美—审美—艺术”的递进性关系被颠倒过来,变成了“艺术—审美—美”。美学研究艺术、审美与美,但以艺术为核心,从而,艺术哲学成了美学的核心。这正是我认为艺术哲学是美学的根本和核心,但并非美学的全部的原因所在。

参考文献:

- [1] (德) 海因茨·佩茨沃德. 符号、文化、城市: 文化批评哲学五题 [M]. 邓文华, 译.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8.
- [2] 蔡仪. 美学论著初编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1.
- [3] 朱光潜. 谈文学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4] 蒋孔阳. 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下卷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8.
- [5] (美) 李普曼. 当代美学 [M]. 邓鹏, 译.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6.
- [6] 李泽厚. 美学三书 [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9.
- [7] 朱光潜. 文艺心理学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3.
- [8] (美) 桑塔耶纳. 美感 [M]. 缪灵珠,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9] (德) 莫里茨·盖格尔. 艺术的意味 [M]. 艾彦,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9.
- [10] (德) 海德格尔. 林中路 [M]. 孙周兴,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也谈美、审美与艺术 ——兼与王祖哲先生商榷

王 蓓

(济南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22)

也许是同为高校讲授美学课程的教师的缘故,看到王祖哲先生的《概念分析: 快感、美、美感、审美与艺术》一文(下文简称《概念分析》)颇有共鸣。教师不同于一般的美学研究者的地方是每天都要面对学生,每每开课总想把本学科的基本概念讲得尽可能清楚。而尴尬的是美学课恰恰无法做到这一点。祖哲先生提出的问题也是我曾经思考而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感谢祖哲先生充满思辨力量的精彩论文激发起我重新认真面对这些问题的热情,

当然对文中的一些观点尤其是审美和艺术“是用两个不同术语表达同一个概念”的说法我是持有不同意见的。陶潜诗曰“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想坦诚的学术讨论也算是人生的一件乐事吧。

一、美与审美

《概念分析》一文认为美要么是“快感”要么是“善”,是应该在美学中废除的概念。尤其是在前一种意义上的“美”就是一个表示满意的感叹词,而非表明事物属性的形

收稿日期:2010-04-26

作者简介:王蓓(1974-),女,山东济南人,副教授,文学博士。